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

〔美〕 克里斯汀·古斯 著
胡伟雄 陈建坡 孙 新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

[美] 克里斯汀·古斯

著

胡伟雄 陈建坡 孙 新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440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美)古斯著;胡伟雄,陈建坡,孙新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ISBN 978-7-112-09768-5

I.日… II.①古…②胡…③陈…④孙… III.艺术史—研究—日本—江户时代 IV. J131.3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327号

Copyright ©1996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Translation ©2007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Japanese Art of the Edo Period by Christine Guth

本书由英国 Laurence King 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马彦 程素荣 张幼平

责任设计:崔兰萍

责任校对:安东 刘钰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

[美] 克里斯汀·古斯 著

胡伟雄 陈建坡 孙新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5 1/2 字数:246千字

2008年4月第一版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0.00元

ISBN 978-7-112-09768-5

(1643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绪论 艺术景观地图 9

第一章 艺术家和城市 21

- 城堡小镇 24
- 城市文化 28
- 城市艺术家 39

第二章 京都艺术家 51

- 狩野和土佐画派 55
- 光悦、宗达和光琳设计 59
- 大雅、芜村和文人运动 67
- 圆山四条派 75
- 个性画家：若冲、萧白和芦雪 80
- 复古大和绘 83

第三章 江户艺术家 89

- 狩野画派及官方画家 95
- 木刻版画的发展：1660 ~ 1760 年 99
- 彩版印刷的发展：1765 ~ 1801 年 103
- 木刻版画的进一步发展：1801 ~ 1868 年 112
- 酒井抱一与谷文晁：江户光琳派和文人画 122

第四章 大阪和长崎艺术家 127

- 木村蒹葭堂及其圈子 130
- 大阪出版物 132
- 长崎：世界之窗 137
- 黄檗宗的僧侣艺术家 139
- 出访的中国艺术家和他们的学生 142
- 西画派画家 143

第五章 巡回艺术家、地方艺术家以及田园艺术家 149

- 巡回的僧侣艺术家和朝圣艺术 152
- 诗人和文人画家 158
- 地方的和田园的艺术 161

- 词汇表 169
- 大事记 170
- 参考资料 172
- 图片来源 173
- 索引 174

读者须知

年代对照表	
日本	中国
奈良时期：710 ~ 794 年	唐代：618 ~ 906 年
平安时期：794 ~ 1185 年	五代：907 ~ 960 年
镰仓时期：1185 ~ 1333 年	北宋：960 ~ 1127 年
室町时期：1333 ~ 1573 年	南宋：1127 ~ 1279 年
桃山时期：1573 ~ 1615 年	元代：1279 ~ 1368 年
江户（德川幕府）时期： 1615 ~ 1868 年	明代：1368 ~ 1644 年 清代：1644 ~ 19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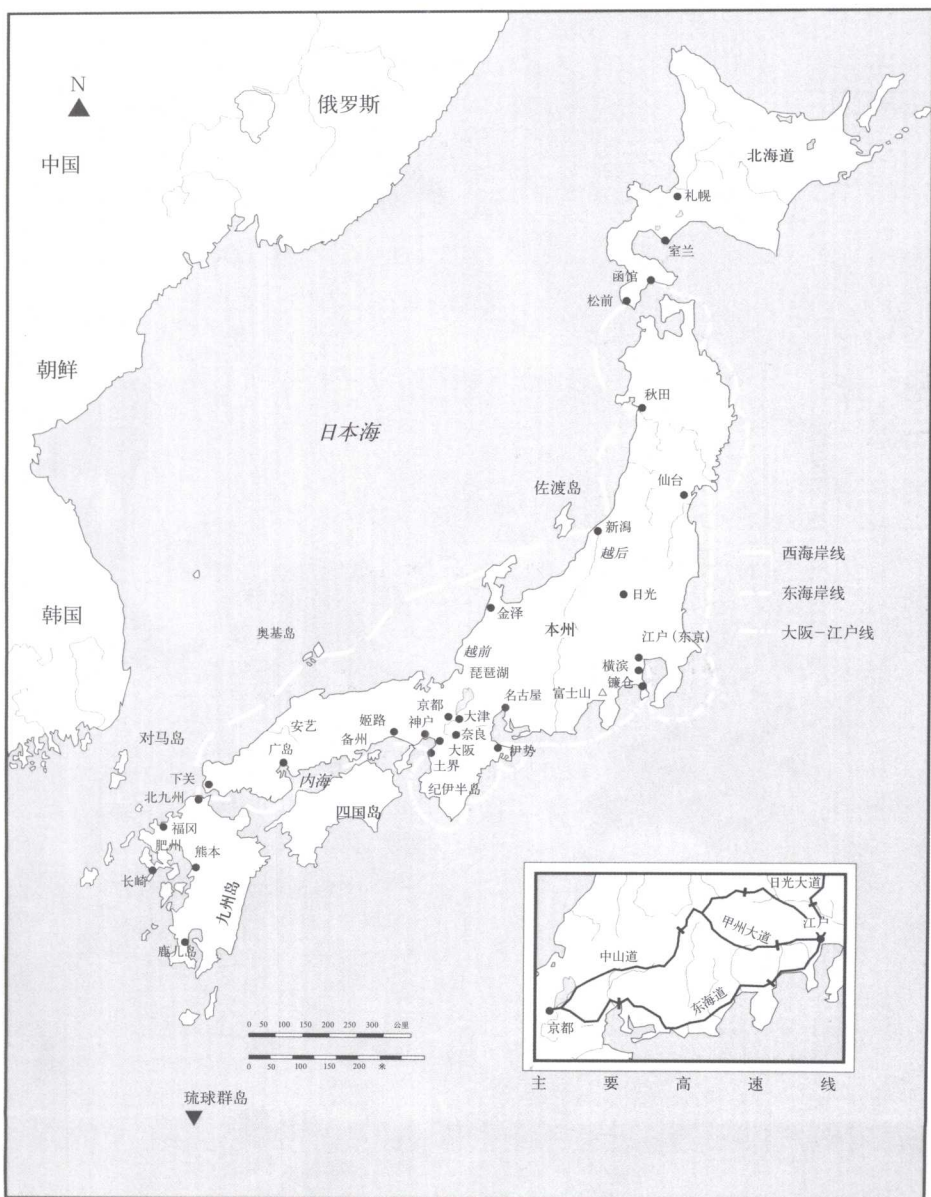
本书中主要的时代名称

元禄时代：1688 ~ 1704 年

享保时代：1716 ~ 1736 年

冠成时代：1789 ~ 1801 年

日本江户时代地图
(主要城市、藩、道路和航线)





西川石堂
漢
一



绪论

艺术景观地图

1603年，德川幕府在江户（Edo，今东京）设立政权中心，这对日本风俗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德川幕府（Toyugawa shogun）的第一任将军，当德川家康（Ieyasu，1543～1616年）选择把江户作为行政军事中心时，江户还仅仅是一个拥有一座城堡的要塞。到18世纪初，这个一度停滞不前的城市拥有了100万居民，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此时灿烂的江户文化，已经可以与日本传统的文化中心、天皇的所在地京都（Kyoto）相媲美。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大约250年中，多数主要视觉艺术样式都是在京都和江户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在得到天皇任命，成为可以统率军队进行重新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的首席军事长官之后，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了自己的指挥中心，来与挑起战争的织田信长（Oda Nobunaga，1534～1582年）和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6～1598年）对抗。但直到1615年攻陷大阪城（Osaka Castle），丰臣秀吉的残余势力被完全剿灭，德川家康才全面统治了整个日本。此后一直到1868年，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在这里建立了替代性的行政官僚体系——被称之为德川幕府。这个时代，经过了15代幕府，被称为德川幕府时代，也可称之为江户时代，也就是这个城市成为他们的中枢之后。

较之于日本此前的任何时期，德川幕府时代经历了更长、更平稳的历史。德川幕府时代最直接的后果是当时的统治者武士阶层——主要由幕府将军、大名（daimyo）及其领地的家臣组成——发生了质变。由于承平日久，武士

图1 西川祐信(1671～1750年)，《美人出浴》，18世纪上半期。挂卷，绢本设色墨笔，85cm×44.5cm。MOA美术馆，热海。

圆嘟嘟的脸庞、翘起的鼻子、纤细而美感十足的身体是这个京都艺术家的女人肖像画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西川祐信的绘画和书页插图再现了京都—大阪地区的美人韵味。

阶层们中的许多人迁移到城市并接受了官僚职位，不再需要在战场上证明自身的价值，而开始在国家管理上展示自己的才智。不过，他们的军事传统并没有被人们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武士道精神和武士服装成为权力与统治的有力象征。与此相伴，日本艺术的焦点也逐渐由战争艺术转变为和平艺术，开始强调对各式文化的探索，艺术赞助和艺术实践不再仅仅是个人职业，而是成为统治阶层展现权力的主要方式。

德川将军制定了许多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他们的威权。通过行政手段，他们直接控制了日本主要的城市和港口，包括京都、大阪 (Osaka) 和长崎 (Nagasaki)；全国大约二百多个大名，大部分在 1600 年后宣誓效忠德川家康，这样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就不会对当局的统治产生太大的威胁。另外德川将军对当时关系并不稳定的皇帝和京都的世袭贵族发布指令，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事业中，避免卷入政治。因为害怕基督教可能会影响日本国教，而且担心日本西部的大名与欧洲人相互勾结进而威胁到中央统治，德川幕府制定了闭关锁国政策。江户时期大致上与闭关锁国时期相一致，这段时期以闭关政策的实施开始，到 1850 年与美国等国家恢复贸易合作结束，也有人以 1868 年天皇直接统治的恢复作为结束。

德川家族全力地维持社会安定、统一社会秩序，建立了正式的社会阶层体系，其中武士阶层处于最顶端，往后依次是农民、工匠和商人。农民排在工匠的前面，他们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们是稻米的生产者，而农民的收获是武士阶层年俸的主要来源。商人被归于最底层，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和手工艺者一样，他们成了城市的牺牲者，他们时常被称作町人 (*chōnin*)，即“街巷居民”。

江户时期的城市文化因其丰富多样和新颖奇特而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类型由以前刻板的贵族精英化转向充满创造力的商业化，一方面则是通过吸取民间艺术和国外艺术的精华，文化艺术上产生了新的突破。许多学者喜欢用极其苛刻的眼光区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划分掩盖了文化体系发展的实质。

16 世纪以前，资助艺术是法院、将军和宗教性机构的特权，这些人通过权力，严格限定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原则。在江户时期，富裕市民聚集的中心城市显著增加，这对精英阶层的统治提出了更大挑战，他们开始主张对艺术作品进行集中控制。但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不但破坏了将军们的艺术霸权，而且通过新的美学眼光，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多元主义的势头开始形成，这种情形以当时的江户、京都、大阪为最。

自从艺术技能开始成为衡量个人素养的标志，它便日益被有文化的江户社会各个阶层重视起来。人们开始着手练习一种或多种艺术形式，他们的选择范围很广，音乐、绘画、书法和棋艺作为当时的“四大造诣”，它们的普及度和认可度都是最高的。这主要是因为这四大技能在中国被高度尊重，而传统上中国一直是日本文化的良师，像诗、书、画三者关系密切，在中国非常盛行，这也形成了日本艺术的特点。

虽然将军能够凭借对艺术的资助来控制艺术的发展方向 and 形式，但却无法将这种艺术教条强加到商人、工匠和农民身上（图 2），甚至都无法在封建诸侯身上实现。比如在装饰府邸时，封臣不得不遵照官方的教条规定，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按照他们的个人爱好和兴趣，通过这项工作来表达自我；逐渐地，许多创新艺术家开始采用未经政府批准的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虽然处于反对官方艺术口味的地位，但他们明白自己的优势，并自觉地促成了反主流文化思潮的滥觞，这类艺术家们时常过着简单而快乐的乡村生活。

不同的审美观预示着竞争，竞争的真相便是一种艺术如果要在城市中幸存，那就必须要找到并能够留住观众。竞争导致了体裁上的折衷主义，艺术家开始兼顾精英与大众，加上江户时期人们对新颖艺术形式的追求，

图 2 纪梅亭（1774 ~ 1810 年），《给田间农夫送饭的女人》，选自《九老山人版画》，26.1cm × 18.6cm。大英博物馆，伦敦。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文人艺术家常常会歌颂乡村生活朴素的快乐。



艺术家们开始全身心地包装自己及其艺术作品，商业化浪潮已不可避免。当艺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业余艺术家与职业艺术家在艺术观点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正如19世纪，西方美学界的职业艺术家不遗余力地寻求一个社会之外的理想世界，在那里艺术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而业余艺术家则不管现实世界如何琐碎，依然创作大众喜欢的替代现实世界的作品，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江户时期的艺术界。

京都和大阪控制着南方的关西(Kansai)地区，江户统治着东北的关东地区(Kantō)，它们之间的文化分歧一直是日本文化历史中最醒目的旋律。一直以来，日本东部和西部在语言、政治和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到了江户时期这一隔阂变得更加明显；因为面对江户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京都仍想竭力保持自己在文化上的决定权。

美学鉴赏力和价值的分化在都市环境中尤其明显。京都的居民热衷于来自皇室宫廷优雅的美学传统，这已深深植根于京都近百年的历史中；对于江户来说，并没有如此长远的历史沉淀，但是他们以其现代性的艺术追求而深感自豪，他们更善于吐故纳新。相比于傲慢的江户人，京都的居民认为他们对都市风格的理解更优雅和朴素。人们对于戏剧的情趣也存在分歧：在歌舞伎戏剧中，大阪和京都的居民喜欢优雅的、感伤的、柔和的风格，而江户市民更喜欢粗糙的、激扬的风格。

京都和江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简单的对立，它们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京都长期以来都是全国人口最多、最富有的城市，德川家康统一全国而宣告内战结束后，它是第一个从内战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的大都市，曾使京都闻名于世的奢侈品制造业，于17世纪之交帮助京都再度繁荣。尽管天皇和贵族逐渐衰落，但他们的文化积淀在京都文艺复兴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江户时代初期，以贵族的艺术价值风格为动力的京都艺术，就受到当时刚刚富裕起来的商人和工匠的欢迎。这种严谨而整饬的美学观不仅对绘画的影响很大，而且也使陶瓷器和漆器变得特点鲜明；尤其在用来制作时髦服饰的纺织品上，这种贵族风

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总的来说，从江户时期开始，对文艺的传承和艺术的探索以及不同艺术种类间的联系，都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京都艺术的特点。

到了18世纪初期，在其他城市尤其是江户日益飞速发展的商业竞争下，京都的繁华和声望开始衰退。但是，尽管如此，京都浓厚的艺术氛围依然吸引着大批艺术家，包括那些以革新为宗旨的艺术工作者们，当大部分传统艺术家投入到研究京都远古天皇宫廷传统中时，这些创新者从中国和西方的文明中获得了灵感，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作品风格与将军文化的分歧越来越大。

18世纪中期，江户的文化身份得到了公认，尤其是彩色版画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江户艺术的发展。虽然版画并不是江户惟一的艺术创造形式，但却是江户艺术最常采用的。它们成本低廉且可以批量制作，使空前规模的艺术品生产和消费成为可能。这种艺术种类通常被称作“浮世绘”，顾名思义，是关于浮华世界的图画，其内容主要有赞美短暂易逝的美景、描摹江户的歌舞伎及演员，图绘城中著名景点的四季景色。与盛行于江户时代的诸多视觉艺术形式一样，沿袭了16世纪晚期京都艺术画风格的浮世绘版画主要反映了时尚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趣。

单幅版画或者彩色版画书页插图既塑造也反映了此一时期戏院和娱乐场所文化的变化，这也是幕府支持的官方文化的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替代王国。虽然此类版画的许多题材和风格都曾在京都绘画中出现过，但江户的艺术家利用它们来反映本地的风格和偏好（见图1，第9页）。他们按照当地经典的美人标准和活跃在江户舞台上的歌舞伎来描画女人。

由于幕府政府对城市艺术活动的控制逐步加强，许多江户的艺术家开始表示不满，他们采用幽默、讽刺等手段，表达了具有尖锐破坏性的精神，这种现象在京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京都的画家对生活和艺术通常表现的是一种肯定乐观的态度，但在江户画家的艺术纲领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怀疑美学观，他们着力于刻画所看到的与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差异。

江户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其迅速成为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中心，而且因为1634年幕府将军在此建立幕府制度而

地位特殊。作为著名的“陪都”(alternate attendance),幕府政权的稳固需要全国的大名领主的支持,因为大名们的财富和力量极为强大,他们负责改变幕府的年号,但幕府又害怕他们联合起来而构成对中央权威的威胁,于是幕府把大名的家人作为人质,强迫其一直居住在江户,直到政府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这些人的财富足以支持江户宏大而丰富的装饰,江户的财富和消费空前发达,慢慢地成为日本的经济中心。它也要求藩属的大名长时间居住在都城而没有妻子和家人在身边,因此也促进了这里的娱乐业文化的发展。

“陪都”制度也刺激了江户之外的艺术的发展。政府为了推动贸易和旅游的发展,建立了广阔的铁路和水路交通网,将江户、京都和大阪这三大城市与地方城镇和港口连接起来,从而领主的大批随员也可以很容易地出入江户。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大名及其随员、商人、小贩、朝拜者(图3)、寻欢者在这些交通要道上的活动极为频繁,促进了各地区不同文化的发展交流,在一个更广阔范围内,一个不断成长的综合性的国家文化氛围开始形成。

虽然京都和江户主导着文化的总体趋势,但它也受到了其他城市——最突出的是大阪和长崎,以及从省城到农村的各地文化的激荡。大阪位于京都西南约30公里处,寺庙很多,一直都是一个很出名的商业城镇,到了江户时期,大阪成为巨大的商业中心和航运中心,人口达到40万之众。城市规模和商业的扩展,使得大阪成为了日本的

三大都市之一,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大阪、京都和江户的文化竞争开始白热化(图4)。大阪的市民喜欢去剧院,逛一些娱乐场所,客观上也催发了大阪艺术的发展;这个城市还以出版图画和版画著称。除了这些之外,大阪商人的财富也是吸引着众多画家纷至沓来的原因之一。

在1630年,幕府将军实行锁国闭关政策,禁止市民去国外旅行。尽管如此,日本在江户时期并没有与国外

图3 无名氏,《伊势朝圣曼荼罗》(图106局部,第158页),16世纪晚期。挂卷,绢本设色墨笔,100cm×180cm。神宫征古馆,伊势。

当一些朝圣者跨过通往伊势内神宫的小桥时,其他一些朝圣者正在下面的河中净身。





图4 鸟居清倍(?~1716年),《三个城市的歌舞伎》,约1696~1716年。版画,三联画,每张46cm×29cm。伍斯特美术馆,马萨诸塞州。

版画比较了京都、大阪和江户三个城市歌舞伎的魅力,反映了18世纪期间这三个城市之间紧张的相互竞争关系。

完全隔绝,国外文化的影响也是江户时期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使这个时期的艺术独具一格。国外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九洲(Kyushu)南岛的长崎港(the port of Nagasaki)传入日本的。长崎港有中国人社区,还有少数荷兰人,他们主要为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服务,并被限制在港口的出岛(Deshima island)之上,结果这里成为众多艺术家了解外面世界的地方。

中国一直是日本主要的传统文化导师,到了江户时期,中国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也更为复杂。此一时期艺术的发展反映了不少艺术家及其欣赏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意象,但是,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艺术的影响并不和19世纪欧洲文明对日本的影响完全一样。

尊重、模仿并利用中国文化,是形成和构建日本自身文化的策略的重要部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尤其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其忠孝观念是封建文化的核心。德川幕府对待艺术的许多观点都根源于儒家思想,认为统治阶级可借此提升个人艺术实践和水平,有助于巩固政权的合法性,传达对国家的正确道德价值,以及确保宇宙的和谐(图5)。还有,业余艺术家和职业艺术家的分别也源自于中国的传统:自12世纪以来,中国人就试图将有教养有身份的画家和那些靠出自己艺术作品为生的画家予以区分,不过这种区别只是理想化的,真实情况复杂得多。

国家的闭关政策带来另一种结果,许多政府官僚、知

